

红楼梦学刊

一九九零年

3

7-129
禧

红楼梦学刊



一九九〇年第五辑
(总第四十五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占甫

本期责编：孙玉明

红 楼 梦 学 刊

一九九〇年第三辑

总第四十五辑

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出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市前海西街十七号)

印刷：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 发行：北京市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三九九信箱)

国外代号：Q188 代号：82—362 1990年8月15日出版

邮政编码：100009

国内统一刊号：CN11—1676

定价：3.20 元

目 录

扬州《红楼梦》笔谈会发言·····	冯其庸等 (1)
《红楼梦》笔谈会侧记·····	纪 哲 (37)
《红楼梦》结构论·····	张锦池 (45)
“清宝玉”和“浊宝玉”·····	方 平 (87)
原始思维：贾宝玉心理世界一角·····	徐振辉 (103)
宝玉心态的哲理内涵·····	周月亮 (113)
贾政的社会角色及其人生历程·····	洪金桥 (129)
关于列藏本石头记眉批侧批的问题·····	潘重规 (139)
《红楼梦大辞典》编纂旨趣述要·····	吕启祥 (155)
《红楼梦》与禅宗·····	杜景华 (181)
论贾府的经济体系及其崩溃·····	陈大康 (215)
俭则兴 奢则败·····	财研所 (231)
英雄所见略同·····	李国文 (247)

- 曹氏家族年谱简编(下).....朱淡文(259)
- 《红楼梦》后四十回非后人续作的
内证及其作者生年月日考辨.....周文康(281)
- 大观园风景建筑名录(上).....顾平旦(329)
- 红楼梦——由情到不合理.....[日]小山澄夫(313)
- 西文版《红楼梦》问世的前前后后.....赵振江(323)
- 《红楼梦学刊》介绍.....本刊编辑部(310)
- 我们的一些想法和希望.....平湖红学会(335)

• 红学书窗 •

- 《红楼解梦》(霍国玲、霍纪平著).....道海(112)
- 《〈红楼梦〉饮食谱》(秦一民著).....古月(230)
- 《红楼四话》(高振达著).....同良(246)
- 《红楼梦日记》(魏绍昌主编).....开敏(214)
- 《红楼美食大观》(蒋荣荣等编著).....叶林红(102)

• 红楼一角 •

- 《飞鸟各投林》之再分配.....王庆华(83)
- 试论贾雨村以“求善价”“待时飞”而“自负”.....刘恒(178)
- 试解《红楼梦》里的一个哑谜.....常佃樵(125)

• 红注集锦 •

- “南省”小考.....严中(100)

“弘济石壁”解·····	石昕生 (307)
--------------	-----------

· 红楼问答 ·

《姬子》是否实有其书? ·····	寄 石 (279)
-------------------	-----------

· 红楼佳话 ·

毫端蕴秀 笔底含情·····	黄 炽 (43)
----------------	----------

· 红学动态 ·

《红楼梦大辞典》首发式在京举行·····	(328)
----------------------	-------

新闻出版署举办全国期刊展览·····	(309)
--------------------	-------

扬州三尝“红楼”宴·····	石昕生 (258)
----------------	-----------

启 事·····	本刊编辑部 (124)
----------	-------------

本期编后·····	(344)
-----------	-------

红楼印谱·····	牛克诚 (86)(346)
-----------	---------------

扬州《红楼梦》笔谈会发言

冯其庸(中国艺术研究院付院长, 本刊主编)

这次会议只邀请了扬州及附近安徽、上海、南京等地的同志,这不是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议,只是一次地区性的小型笔谈会,不在本地区附近的红学界的同志没有邀请,就是这个原因。以后我们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举行这样的小型会议。

九十年代到来了。许多同志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争取了这么一个机会大家聚一聚,虽然只是部分同志,但见见面,畅谈畅谈,也很好。昨天还下了一场雨,真的是“旧雨重逢”了。

希凡同志这次也极想来的,但因为院里有工作,本来已买好票的,也来不了。

我要代表学刊,谢谢扬州市外办和西园饭店的领导,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来进行这次会议。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是无法开这样的会的。

希望大家自由地畅谈。

我先谈一点:

一、不论怎样,近些年红学界有了更进一步的亲密的团结。互相吵架或攻击的现象少了。这是一个值得一提的进步。在这个学术领域里能够起一定作用的同志,应该尽量促进这一个好的气氛,

不应去制造麻烦。学风和文风,都逐渐趋于正常。希望九十年代能在这方面更好地发展。

当然,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吹捧、说假话,互相捧场,真正的团结与这些商人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我们需要红学界的真正的互相帮助,热情扶持年轻人,对他们要讲真话,讲实话,要帮助他们在学术上走正确的道路。

团结应是在真正学术研究基础上的团结,不是互相利用。

二、学术领域不应分什么门户。自己长于什么,就去钻研什么,不应有门户之见。国外的朋友说我是考证派,其实也不能如此说。考证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考证,别的方面的文章也写,所以不能说成就是考证派。学问不能简单地分什么派,我也根本无资格称什么派。考证、理论都是需要的。治学的路子应宽广一点。对别人要宽容一点,你说得对也好,不完全对也好,或者完全不对也好,都没关系,只要是在真正地、严肃地探讨问题就行。有朋友批评我论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认为我说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这个说法不对。这个意见值得考虑,但是要把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完全割断,说没关系,那是不可能的。这两个本子提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发现这种特殊关系,并且发现它们与怡亲王府有关,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所有的早期抄本中,还只有这两个抄本发现了它们的抄主和作者可能存在的某种关系。完全无视这种线索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对进一步研究这两个本子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学术应百花齐放,互相批评帮助,但应是真正的学术问题。有人说樱桃沟一块石头上长着松树,就是曹雪芹写木石姻缘的来源,这就不是学术探讨了。不能把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和动机降低到这

样的一个水准。

三、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强读书,加强研究者自身的修养,才不致于去肤浅地瞎猜。瞎猜不是学问。《红楼梦》包含了中国文化的许多内容,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才能更好去认识《红楼梦》。《红楼梦》中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比如甄、贾宝玉的问题,曹雪芹这样写有什么更深的含意,我至今也没完全领会。因此,研究的路子还很广阔。

四、 学刊今后将更多地发一些短而好的文章,并对作者的文章也应该多作一些编辑的工作。九十年代,希望红学进一步发展,也希望红学组织更加健全。

杜景华(本刊副主编)

这次“红楼梦笔谈会”,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与江苏扬州市外办、西园饭店、扬州宾馆共同筹备、联合举办的。会议内容很丰富,包括邀请江苏、扬州等附近地区一些著名红学家对九十年代的红学进行展望,并且请这些专家对红楼梦学刊的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同时还对扬州西园饭店、扬州宾馆创办的“红楼宴”进行品评与研讨。会议期间,专家们还要品尝扬州商专研制的红楼宴。在这次会议期间,扬州宾馆新建的“红楼宴会厅”也将正式开幕,我们与会者全体也将荣幸地参加这个剪彩仪式。

这次会的召开是我院副院长、本刊主编冯其庸教授与扬州市外办等单位具体商议的,由扬州市外办及西园饭店、扬州宾馆在会议筹备、组织及经费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由于会议的主要部分在扬州举行,经扬州市外办建议,所邀请的人员除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人员外,主要是扬州、南京以及附近地区上海、芜湖、合肥等地专

家学者。这样主要是比较集中,往返方便,人数也相对地少,便于座谈。冯其庸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他本人与扬州也关系密切,多次到这里来考察,人们对他都很熟悉。同时,扬州“红楼宴”也是他提议创办的,又曾做过多次具体地指导;所以不仅扬州市外办同志希望他到这里来举办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冯先生自己也愿意到这里与扬州同志共同举办一次这样的会。扬州宾馆“红楼宴会厅”的开幕式,也将由冯先生与江苏省旅游局及扬州市有关领导一起剪彩。这次会的后半部分将到冯先生的原籍无锡县举行,也得到了无锡县委及无锡县第二招待所的大力支持。总之我们这次笔谈会能得到扬州、无锡等地的各方面大力支持,我相信我们的会是会开得很好的。为此我这里首先代表冯先生和本刊编辑部向扬州市外办、西园饭店、扬州宾馆等单位领导表示感谢,同时也对无锡县委、无锡县二招等单位领导表示感谢;并且也欢迎和感谢来参加本次笔谈会的各位专家。

对于红学研究,当前人们还是比较关切的;尤其是红学界及古典文学研究界,更十分关心《红楼梦》研究的发展。《红楼梦》研究做为一门学问——红学,不仅有它的特有问题,也有文学中的一般问题。前者如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问题(含生卒年问题)、《红楼梦》版本问题、脂评研究问题及后四十回续书问题等等;后者如文艺理论问题、小说学问题以及我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传统美学等问题。可以说无论红学中的特有问题及从文学研究角度来探讨的一般规律问题,都对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甚至近、现、当代的文学研究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红学不能关起门来搞,实际从来也没关门搞过,它总是与某一个时期的文学、艺术、美学等问题的讨论有关,而且还常常是一起进行的。当然,由于《红楼梦》本身便是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结晶，它里面不仅包容了我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经验的总汇合，也包容了我国传统美学、哲学及艺术理论的大总结。因此，研究《红楼梦》实际主要在研究我国的古典文化，研究我们的哲学、美学、文艺学以及实际创作的传统。这样，在整个文学研究中，红学又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又不为某种个别形势所左右。从前例如五、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的红学曾有时超出了学术研究性质，在八十年代这十年中基本上已克服了。当然就广泛意义的文学来说，在有些研究中完全拘限在文学本身范围内有时也做不到，因为文学无论其创作内容或其指导理论本身都具有社会性；但八十年代这十年中红学研究主要还是做学问的，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八十年代红学研究成果是颇可观的，首先是供深入研究的各种必备书籍已相继组织编撰完成并出版。这当中如红楼梦研究所由冯其庸、李希凡等组织编撰的新校注本《红楼梦》（以庚辰本为底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彙校本》、《红楼梦大辞典》、《红楼梦八家评》（冯其庸先生辑）等大型套书已相继出版。属于该套书的还有《红学史》及《红楼梦汇要》等，也正在编撰中。除此以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以程甲本为底本的新注《红楼梦》及法国红学家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辑评》等，都可以成为《红楼梦》研究系列套书的一部分。《红楼梦辞典》、《红楼梦鉴赏词典》等已有数部，也都可以为读者提供方便。除套书、工具书外，近十年来老、中、青年红学家研究者的个人专著、文集、文选，也频频出版了，共不下三四十种；还有各报刊杂志发表的计四五千篇论文，也都反映了红学研究的成果。在红学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三十六集《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及六部八集彩色电影《红楼梦》，也将把《红楼梦》普及到全

国和全世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摄制的曹雪芹文献大型纪录片也即将完成,这对研究也将有极大的价值。

八十年代成果辉煌,九十年代我们就无事可做了吗?显然回答是否定的。红学中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红楼梦》中包藏的许多财富我们也还没有挖掘出来。《红楼梦》在中国文化中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认识,并且还有很艰巨的普及任务,可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也应该有所准备。在这方面,我想各位专家一定比我认识得深刻得多。

《红楼梦学刊》是红学研究的阵地,也是红学研究成果的反映,红学研究深入了,我们学刊就会办得更好,因此我们深深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吴新雷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展望九十年代的红学研究,我认为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在广大群众热爱《红楼梦》的基础上,红学研究将永远向前,绝对不会出现到此为止、无路可走的局面。过去的十多年中,红学发展也曾经历曲折,走过弯路。主要是有一些急功近利之徒,借红学谋私,故意炮制假材料来骗人、害人,淆乱视听,混水摸鱼。这牵制和浪费了研究工作者的精力和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红学的声誉。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决不会因这种个别的局部的弊病而否定红学。当然,红学界应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现在已进入九十年代,我们呼吁,必须坚决制止以假乱真的不良现象,尽力维护红学的信誉。对于显然作伪的东西,要防止猎奇和散布,对于一下子难于识别的东西,则要做好辨伪存真或阙疑待证的

工作。另一方面,也不能因噎废食,大家仍应踏踏实实地进一步去发现新材料,希望在新的十年中能逐步解决红学中的一些难题,不断地发展和开拓红学的新天地。

我在八十年代前期,在学校里曾连续四年开过《红楼梦研究》课程,后来停了四年。如今进入九十年代第一春,我又重新开了这门课。第一周是在小教室里讲的,不料来听的学生很多,便跟教务处商量换了个大教室。这说明《红楼梦》在青年学生中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吸引力。由此我想到了《红楼梦学刊》。我觉得,只要《红楼梦》的生命力还存在,则《红楼梦学刊》也必定具有生命力。所以我热烈祝贺学刊创办十年,并衷心祝愿它勇往直前,好上加好。学刊的内容是丰富多采的,除了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外,又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栏目,我建议还可以开辟《红楼佳话》专栏,以便及时反映当代社会各阶层群众热爱《红楼梦》的动人事迹,也可以选载历史上的红迷故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拘格套,生动活泼。

我在九十年代准备研究《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已写过林黛玉形象的美学境界及其文学渊源的论文,今年将写出《论〈红楼梦〉中的骈体文》,研究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与《推背图讖》的关系。对于“《红楼梦》与南京”这一课题,也将进一步作些探讨。

徐振辉 (《南通大众》报社记者)

红学研究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学术性,二是指导性。有些研究课题如版本学、曹学、探佚学等,专业性很强,与现实文化有较大距离。而对《红楼梦》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诸方面的研究,容易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理论影响,另外作品中反映出的哲学、伦理、文化、

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有直接现实性的指导意义。在大量的红学文章中，有很多是既有学术性又有现实指导性的。以考证索隐为主的学术文章，不一定都能对社会生活起急功近利的作用，但大多数红学研究文章应该有个当代文学的视野，与其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一样，遵循“二为”方针，有明确的“古为今用”的理论意识，尽可能地对当代文学创作及其它力所能及的领域产生积极效应。作为古典小说顶峰的《红楼梦》，如果不能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发挥典范的、样板的作用，那就是作家自身继承传统文化，“取法乎上”的自觉性不强，或者是红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性不强。

对于文化瑰宝《红楼梦》，小说家大都视为经典，无限的向往崇拜，并苦心孤诣地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但对于与《红楼梦》血肉相联的脂评理论体系，以及富有中国特色的历代文论，有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并不熟悉，并不很感兴趣，而是言必称希腊，数典忘祖，甚至视古典文论为框框，提出要“彻底抛开中国古代文论”，引进西方文学理论体系，使中国文学理论具有“现代意识”。由于轻视文学理论，他们不能向《红楼梦》那样的艺术高峰迈进，不能从较高的起点来观照自己的作品，而是“跟着感觉走”，或亦步亦趋地模仿时髦；即使掌握了《红楼梦》中某些写作方法，也因自身的生活根底不雄厚，缺乏应有的胆、识、才、学，只得舍本求末地在技巧上惨淡经营，也难于奏效。例如有些作品也象《红楼梦》那样写缠绵的爱情，但人物与爱情天地显得十分浅薄和狭隘，只能成为三角、四角的故事而已，有的竟堕落为“坏人子弟”的风月笔墨。有些作品也象《红楼梦》那样描绘文化生活和风情世态，但不免堆垛俚语，罗列枯燥知识，突不出人性的光采和艺术的魅力。《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曲赋，浓化了人物的抒情色彩，为作品点彩增色，而当今

的小说家有多少能写出象样的诗词呢？艺术直觉、感觉和经验对作家来说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先进的理论阳光的照耀，他们的创作就很少出现灿烂的亮色。

按理说，中国许多古典文学名著对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事实上真正能得《红楼梦》壶奥的，也只有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少数几位大师。从过去的许多文学作品来看，对作家创作影响最为深刻的，我以为并不是《红楼梦》，而是《三国》、《水浒》、《儒林外史》这类小说。这类小说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可资借鉴，但也存在很多初创阶段的弱点，例如人物简单地判分忠奸，“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好人也只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化身，平面式、脸谱化多，立体式、复杂化少，而不象《红楼梦》那样如实地、全方位、多侧面地描写人物，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开始冲破那些极左思潮的桎梏，《红楼梦》的光辉传统才得以继承和发扬，但上边所举的消极影响仍然普遍地存在着。

《红楼梦》异常丰富的创作经验在脂评系统中得到最忠实、最精辟、最详尽的阐述。有人认为《红楼梦》“说尽了好小说应有的条件”，“早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以前，《红楼梦》就已经成功运用了那些后来为现代派专擅的现代技巧。”它的技巧对它的时代来说，具有相当“超前”的特性。脂评中的许多真知灼见仍然能切中当代作家的弊病，例如脂评指出，“非经过，如何写得出”。（十九回）强调亲见亲闻对创作的重要性。现在很多作品就是写“非经过”的材料，作家也不去深入地体验生活，熟悉各种人物和复杂的生活斗争形式，而只是浮光掠影地采访一下，或查找些书面材料就进入创作过程。脂评中说，“若只管谆谆不已，则成何文矣！”（二十一回）现在很多文学作品说教成分多，人物成了思想和理念的直接号筒，而不是充

满人情味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平庸之作与脂评中的见解完全相左,这种创作倾向对《红楼梦》的优良传统是种反叛。

《红楼梦》在创作手法方面的“超前”特性从文本和脂评中都可以体现出来。恩格斯认为:“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是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信中的话。脂评所批评的“若只管谆谆不已,则成何文矣”,其内涵是与恩格斯上述观点是相仿的,前者是从正面说,后者是从反面说,而脂评的话要比恩格斯的话早一百多年。至于现代派技巧中的象征、朦胧、魔幻、变形等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例证,兹不累述了。

我们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其中有个任务就是要把这座小说宝库中的瑰宝充分挖掘,广为传播;同时与当代作家的作品研究结合起来,加强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指导性。“学刊”在第一辑发表关于白先勇与《红楼梦》的评论,这个工作我认为很有意义。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很注重历代诗人的流派和师承的关系,小说史似乎不太明显,对近当代的小说研究也未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从《红楼梦》抄本传世至今已有二百多年,而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甲本普遍流传,至今已有整二百年了。可惜我们还没有借鉴运用好这份文化遗产,尤其是当代文学创作对此缺少足够重视。我们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沟通这二百年的两端,否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真要使人“怆然而涕下”了。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过去也有人做过,只是影响还不大。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把曹雪芹的伟大艺术分为琐碎的若干条,成为“小说作法”之类,因而把《红楼梦》的创作经验过分浅表化、简单化。文学创作需要借鉴具体的写作技巧,但我们更需要有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诸方面的宏观研究,只有在宏观研究指导下的微观研究,才是有价

值的、富有指导性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指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即是要面对今天，写出创新作品；借鉴古代，确定创作法则。“制奇”与“参古”是文学实践中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两项工作。作家固然不是先读了文学理论后才去创作，但他们如果有较高的文艺理论素养，深入理解文学审美活动的规律，就能进入较高的审美层次。我们的红学研究如果在“参古定法”中有明确的目的性、深刻性和指导性，当代文学创作就会从中得到更多的裨益。

周中明(安徽大学中文系)

当前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的形势，不仅有利于繁荣经济，而且也为红学研究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和保证。在这个大气候下，我深信九十年代红学研究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其特点是：红学界必将新人辈出；研究的路子将越来越拓宽；研究的方法将更加多样化；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不是定于一尊，而是竞相争鸣，空前活跃。

为了开创和迎接这个新局面，我感到我们应该：

首先，要拓宽红学研究的路子。那种认为只有索隐、考证、评点、探佚，才算红学，而把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艺术研究，排斥在红学之外，我看是抱残守阙、自我封闭，把红学研究拖进狭窄小胡同的典型论调。不仅一切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高鹗的研究，都可算作红学，而且当今世界上一切有用的研究方法，也应为红学研究所借鉴和吸取。红学研究者的思路、角度和方法，完全可以而且也必须充分地发挥各人的聪明才智，各显神通。至于各人所得出的学术观点是否完全正确，或有几分的正确性，那当